



學林卷第三

宗長沙

王觀國

名諱

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  
太康尸位以逸滅厥德嗣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  
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  
復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  
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為書之篇目也  
然則夏商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  
王名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是斥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罔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其孫有昭王此立謚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為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于魯問具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後是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知矣晉僖侯

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為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為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為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雞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為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前漢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恒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為常山郡自此北嶽恒山改為常山也漢景帝名

啓故史記改微子啓為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  
徹故徹侯改為通侯蒯徹改為蒯通史記天官書改  
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詢况改為孫卿  
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  
以犯罪者朕甚怜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蓋宣帝為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為詢其詔者令  
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  
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為省中前漢孔光傳曰  
孔王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秀才改  
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郡壽良縣改為壽張縣之  
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漢執文  
志莊忌改為嚴忌莊助改為嚴助莊尤改為嚴尤又  
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為嚴公楚莊王改為楚嚴王異  
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為昭嚴又班固叙傳謂老莊  
之術為老嚴之術謂莊子為嚴子之類是也漢殤帝  
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為林慮縣之類  
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姓慶者皆改為賀  
氏鍾慶純改為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  
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為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  
書不用泰字鄭泰郭泰傳皆改為太字而兩傳文並

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案後漢安  
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殤帝名隆而書  
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范曄於漢  
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  
何私于父而略于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為杜  
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為王明君  
經史中昭穆之昭本音昭以避晉文帝諱皆呼昭音  
韶徵招角招亦音為韶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韶矣  
北齊文宣太子名高改商州為趙州石勒諱胡字故  
本章呼胡萋為香萋呼胡瓜為黃瓜又諱勒字呼羅

勒為蘭香羊祐牧荊州荊州人為諱其名改戶曹為  
辭曹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愉  
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于是改  
會為鄆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稷為永寧太守以父名  
永故改永寧為長寧王或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同  
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  
季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叡字元德當晉太元末  
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叡字犯晉元帝名故  
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之  
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

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為  
內書省凡中字皆改為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  
改為永平郡廣宗縣改為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  
之祖名虎父名昺故唐人文字改虎為武改昺為景  
唐高祖名淵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  
公孫淵改稱公孫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  
唐人書世為世書民為民又改葉為柰以避世字改  
昏為昏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為人也唐高  
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為理武后名曁音照故  
唐宗室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為重潤而鮑照

此下似以闕然三橫  
之考證據之唐宗室  
二字故高宗懿德太  
子理自順字疑義矣

文集改為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彘韋思謙本  
名仁約以近武后父名為嫌而以字行唐明皇名隆  
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  
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亶以近睿宗諱  
改為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  
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  
故王純改為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亶故亶州改  
為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謂建言涵父  
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  
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

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為作諱辨是也朱溫祖名茂琳改戍為武至今北人呼戍為武又溫父名誠溫篡唐居汴州人為諱城字故韋城考城胙城襄城等縣至今但呼為韋縣考縣胙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國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為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何以別之哉唐書

太宗子紀王慎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質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文則事備故有諱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為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

皆在九等宜矣而鯨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鯨  
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為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  
稱于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  
足故也舜殛鯨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  
鯨之無功也然則鯨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爾戰而  
敗績豈遽稱為愚人耶周平王為西戎所逼是時周  
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于不得已  
也平王非不道之君鯨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  
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  
三老子嘗為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  
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為孔子  
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  
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  
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其七十三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  
奇注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  
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為酒也又前漢  
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應  
劬注曰王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



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鳧受數斗盛馬乳  
捫取其上肥因名曰捫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  
晉灼曰捫音挺捫之捫觀國案捫馬者乃官號非酒  
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  
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王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  
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  
馬為捫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為捫馬耳若然則太僕  
有捫馬令一人有捫馬丞五人有捫馬尉一人其所  
治亦王主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捫馬者乃太僕之屬官  
也字書曰捫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為義故曰捫馬

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  
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  
供捫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以見志曰河  
間獻王猷雅樂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  
間樂其弟子宗暉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為久遠  
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  
之及即位乃下詔罷樂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  
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二  
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

師學乃習樂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冗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桐馬之所用也蓋桐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桐馬所用之酒太官合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于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為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以給為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于漢書注釋之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撞捫之義又謂捫為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

祭應劭注曰耳孫者玄孫之子也李裴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觀國按平帝紀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為曾孫是也若以耳音仍則誤矣又匈奴傳曰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以匈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握衍胸鞮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觀國按禮記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太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

奔荆蠻文身斷髮蓋自同于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  
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奔荆蠻則見忌于  
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為秦王時  
功既高矣建成元吉不知幾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  
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  
傷害則其說踈矣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婺女之  
分壘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子云封于會稽文身斷  
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所好也非  
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  
龍子之語爾

### 酎祭奪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酎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  
月列侯坐獻黃金酎酒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服虔注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  
助祭也顏師古注曰酎文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觀國  
案古之諸侯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于奪爵失侯今  
酎金不如法辜不至于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  
其重者讀食貨志然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  
西羗侵邊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

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數百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案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西羗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覬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于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酎金不如法而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酎金之辜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

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淫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其辜與刑頗不從類觀國案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實武帝私忿之刑故辜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武之紀亡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  
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  
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  
觀國案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被歌聲者  
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  
謂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  
也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為歌曲故張平  
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為歌曲  
矣杜子美陪李梓州從江詩曰翠眉縈度曲雲鬢儼  
分行亦用為歌曲矣徐陵曰奏新聲于度曲唐書段

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于令甲觀國案古之  
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  
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教被兵流離飢寒令天  
下供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  
其篇甲乙之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  
令丙蠶長短有教章懷太子注曰令丙為篇之次也  
蓋蠶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

了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目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概稱曰著于令甲則非也世之符祝之巫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符呪者以為言觀國案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未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目自舉矣巫覡符呪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故符呪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必有敕字故符呪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

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楊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案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反民已犯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問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案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于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

以取信于天下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  
云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齊戒拜祀于郊  
觀國案先甲三日為辛後甲三日為丁言自新丁寧  
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公  
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  
辛大雩季辛又雩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尚書  
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于郊  
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  
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  
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  
非也案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  
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  
開元者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  
以年號鑄文者唯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當  
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  
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  
皆寢罷然則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毋怪乎



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宗元寶非年號宋通乃開寶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

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觀國案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尉是戊己校尉為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于車師前王庭爾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為名既專主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則

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烏孫壘城于西域為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護實都護之職戊己校尉所不預焉况車師王庭亦非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戊己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闕罷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此類是也

###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寬滯與否也今云慮

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觀國案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戒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緩刑貶減也兩無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為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訾爾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瞍瞽瞍父曰蟜牛蟜牛父曰  
句望句望父曰欽康欽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  
頊又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 觀國案舜  
禹同時人也同出于顓帝之系是為同姓然自顓帝  
歷六世而至舜自顓帝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  
等之甚耶其世次脫悞司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  
故後世無所考焉蓋自戰國迄于秦火譜系散亡而  
同姓異姓混而無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  
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  
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  
王子為文之同姓也武之穆四國皆武王子為武之  
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之同姓也同姓不可  
為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蓋吳  
實太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姬是為取同  
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子孟子孟子其字也春秋哀  
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不言  
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曰孟

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四人也春秋之際同姓之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夫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sub>在</sub>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威莊乎威莊之族何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杜預曰威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無罪而且殺之而况於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為姓至周封于陳為胡公十三世莽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師古注曰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又曰魏媯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以為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訢傳曰訢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薨子譚嗣譚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

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  
婚娶一觀國一案莽自叙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  
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為魏郡人  
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雖  
無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  
也訢莽同為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  
為異是異居也非異宗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惟一字無以二字為名者一觀國一案  
前漢匈奴傳曰漢造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

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時王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  
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馬又前漢  
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  
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  
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由此觀之則  
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故後漢人皆以一  
字為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漢制則不改故終

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注引漢

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

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番間語也

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注

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

禹為丞相亞夫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

居大府蘓說是也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

之者觀國考諸家說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

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

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文無害者謂不侮文

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為能

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宣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召為大廐丞

又張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

為茂陵尉又杜周為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害凡此

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于時也凡不侮文不害

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為酷吏矣蕭

何能輔之以道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湟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船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虫之害

### 觀國

案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

出至山下則分流為二其一向南流者為離水其一向北流者為湘水其地在漢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離水南過桂林入蒼梧尤為嶮澁蓋兩山之間亂石激水或石灘延亘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回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夫船下安戈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挂觸而况於山谿石險之水乎戈船者將軍之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本紀首叙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嚳  
四曰帝堯五曰帝舜 觀國 案周禮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  
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  
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  
世者耳堯舜之前非無告命之文諒其質略不足垂  
法于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包犧

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結繩而為罔罟庖犧氏  
沒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日中為市神農氏沒  
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孔子未嘗不  
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之有帝紀蓋紀  
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在可紀而史  
冊削去三皇惟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為不足紀  
與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嚳亦與  
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帝在  
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為五帝而獨遺少  
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堯舜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



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觀國 案太史公作史乃採摭經傳而為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於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 五運

五運之見於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木生火皆以五行相生為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則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 觀國 案周至赧王為秦所滅秦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室

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于魏之土以魏之土而傳于晉之金以為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為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夷狄之竊據者耳居北朝者曰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仲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無踵偽辭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為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為序或以所勝為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為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

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春秋哀公  
四十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  
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  
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解曰  
夫子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麇知為  
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  
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郊西金  
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郊金刀以兵得天下也  
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  
烏夫子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  
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筆於春秋不書下  
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國案孔  
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  
以褒貶之法修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所書  
之事而已魯史記之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  
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記所書止於此故  
孔子于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  
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  
魯史記而創增其說矣春秋書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二日春秋亦書二日不改

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書獲麟則孔子豈遽增其事哉冬獵曰狩于春書狩訊哀公變禮也言西而不言地者訊遠狩而非一地也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于畋也魯史記止於此故孔子亦絕筆於此若謂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則非也案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為傳故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魯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叛人同而不在三

叛人之教是以知作春秋時魯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考之則哀公十四年止書春而不書下三時又何疑哉 觀國 竊謂孔子作春秋以堯舜文

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識緯之書

皆虛怪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春秋

則誣聖人甚矣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赧王五

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昭襄王滅周自秦

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年

然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一十有四年其間十二

諸侯變而為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為一孔子乃預知

劉季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誰欺耶謂漢以火  
代周之木則為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于木精赤帝  
血書赤烏皆不經恠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  
以釋經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利聲耳西狩  
止有西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  
與刀義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  
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出于緯書乃漢人之  
語劉字從卯不從卯貨字從貝非真字字書與本  
史必有一誤一觀國案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  
已如以天保為一大人只十以甄舒仲為予西土瓦  
舍中人以董為千里草以趙為小月走以專為二月  
了以卓為十日卜以李為十八子以昌為二日以岳  
為邱山以運為軍走以隆化為降死以業為苦末以  
三刀為州以召刀為劬以破田為丑凡此皆象形取  
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為武反正為乏  
毀則為賊皿蟲為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於亥有二  
首六身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之年後  
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為誣而况圖緯之家多鄙俗  
之語尚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廼平始論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後詔丞相陳平畫差列侯之功——觀國——案十八侯者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蠡達也高后二年畫差列侯之功總一百五十三人皆在功臣表今考十八侯之位次張敖本無勲勞而居第三張良陳平佐高祖定天下而不預十八侯之列此其可疑也——觀國——竊謂當時呂后以魯元公主之故曲意取張敖為第三非天下之公論也張良陳平雖無被堅執銳之勞然實謀主也蕭何以謀主而佐漢與張良陳平一體蕭何居第一而張良陳平乃不預十八人之末耶然則當時無公論可知矣若謂以封戶計則蕭何五千戶而張良為萬戶也若謂以封之先後則張良在六年正月丙午封而曹參以下則在十二月甲申封也以此觀之則十八侯之位次果非公論矣至高后二年復詔丞相平畫差列侯之功而

張良居六十二在鄂秋之下陳平居四十七在華無  
害之下蓋列侯之功一百五十三人可謂衆矣張良  
陳平不應位次之降如此 觀國 竊謂高帝崩高  
后專制諸呂雖未用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  
心時陳平為丞相承詔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  
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所以示無爭功之心而為  
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  
平乃居其中實陳平之陰計也人君第功臣必能合  
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案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寔百  
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人班固誤也周呂  
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寔  
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舛誤其事數百  
頗為詳悉觀國 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  
今列於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  
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倫世系曰裴世矩字  
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  
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  
曰薛振字元超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楊琳字丹思本

傳只作再思世系薛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仁貴世系  
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  
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  
宣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  
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據帝紀又  
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  
系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  
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之室世系曰終唐之世  
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  
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寔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  
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  
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  
十三人少崔沆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  
宰相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  
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  
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  
也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  
武承嗣崔湜而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  
浩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  
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



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謨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王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縈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七年乃卒今案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威公也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二年矣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杞武公至杞威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有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而卒也案史記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弒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弒矣年表猶書五年終于十七年

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  
吳餘昧元年豈餘祭被殺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  
二年然後餘昧始立即以此考之則年表之誤可知  
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  
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即位太  
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  
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  
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

諸呂為將居中太后悅其哭乃哀蓋呂后獨生惠帝  
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為太子者欲繼續出於惠帝也  
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  
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  
后不過內欲繼續出于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  
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  
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  
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  
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號周  
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為周

矣非復有唐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  
張中宗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後天下  
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類  
可知也觀國案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  
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於齊及昭公居鄆故春秋  
書曰公至自齊居於鄆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  
曰公如晉次于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春秋書曰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春秋又書  
曰公如晉次于乾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  
年皆在乾侯故春秋于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  
侯凡此乃春秋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  
號時晉帝在平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  
書公在乾侯之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  
當其居于均州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于房州宜  
書曰帝在房州史既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  
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者為唐正朔設不為其  
人設也武后淫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  
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  
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避矣乃復接武而競  
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三十觀國案易言參天兩地者為一三五為參二四為兩此五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揲著而變為卦爻也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爻生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始于一終于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於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為參觀國案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

戒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輿則若倚於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為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案班固所訓銅之義乃金玉之義銅之義不如此也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

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案此數人言歷皆假圖讖以為言者夫推寔歷以較之尚多不密而况假圖讖以為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蔓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案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

保詩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  
墀詩毛氏傳曰墀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  
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氏傳曰  
除道梁澁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道  
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所謂除道亦開道也  
易萃卦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  
使戎器精且備也以此觀之則除官者亦如此類蓋  
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胡詩曰良人  
為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  
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  
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漢紀以除官為除故官  
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為除官固非美稱如淳誤  
矣

### 弧弓

前漢韓安傳國曰匈奴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顏師古  
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案顏師古所訓  
出于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為弓  
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  
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

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  
檿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然則為弓者以木為幹而加以角筋膠絲漆以為之  
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為弓哉特  
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朴故其始創弧矢則弦  
木為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為弓也有角筋膠  
絲漆參合而為之史記云宣王立女童謠曰檠弧其  
服寔亡周國服虔注曰檠桑也顏師古注曰檠山桑  
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檠弧桑弓也禮記曰桑弧  
蓬矢凡此言弧皆以木為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幹射之此又以角為弧是或以木或以  
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以  
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度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  
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  
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度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豸  
侯鳥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  
楛質者用強弓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  
來體多強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為  
弧弓惟強有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  
所謂弧弓射獵豈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

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古注曰馬字下曲者為尾並四點為四足凡五觀國案石建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馬字皆為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建驚曰獲譴死矣其憂如此之甚者案前漢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宗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尚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搯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抗曰張齊邱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平章事

觀國

竊謂明皇心疑張齊邱非其人



惟大臣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為因閱大臣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訛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度數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度數傳曰數有重名而聚斂積寔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數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觀國案兩

傳所譽之辭則同一則以為和嶠一則以為温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案度數嘗參東越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數事仕漸顯正與温嶠同時而温嶠傳亦曰嶠舉奏度數以此知度數者乃温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在前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為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觀國案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為壽州總管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即發痼而薨觀國案秦

孝王傳云妃崔氏進毒于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  
故賜死于家然則夜夢妃而發痼者悞矣隋柳述傳  
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煬帝令  
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煬帝協  
謀矯詔執述巖以屬吏觀國案宣華陳夫人傳  
曰述巖為敕書以示楊素素以事白煬帝非召房陵  
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游  
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觀國案三月未有芙蓉  
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韓  
愈為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案韓愈諱辨曰

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  
士為是以此知賀嘗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  
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  
人康駢作小說劇談錄曰元稹以明經擢第願結交  
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稹慙憤而退稹登要  
路因指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輒軻韓愈  
惜其才為著諱辨觀國案唐人小說雖未可全  
信然記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鷓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

鷓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為鷓夷鷓夷楛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為鷓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號鷓夷者言若盛酒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觀國案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為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故鷓夷者以皮為之可卷舒以貯酒無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楊雄酒箴曰子猶瓶也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石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干纏徽一旦東礙為甕所輻自用如此不如鷓夷

鷓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觀此箴意蓋為以瓶汲井綆礙瓶破不如鷓夷乘酒安而不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也范蠡自號鷓夷子皮又號陶朱公托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鷓夷子待勒燕山銘此詩意非為欲隱也乃欲富國強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蒼終軍等並在左右又執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

世忠引廣韻注

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是觀國案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蒼為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為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執文志云聊倉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士裒及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之為可信也膠姓亦有膠鬲是當時班固假借用字然聊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于假借為難合唯姓與名雖有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為鼃亦作晁史記有朝錯傳前漢有鼃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朝鼃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處不齊字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處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袁爰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於假借為難合矣

秘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秘祝官應劭注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秘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十三年下詔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觀國案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秘祝郎有

灾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  
詔除之耳 觀國 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之人君其責己如此之重故  
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楚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齊侯疥  
疴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  
誅于祝固史噐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  
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四行非  
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斂己責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  
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  
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  
長時也遂遷于繹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修德自

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修其德而移過于人以邀福于己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諄于上下之情故設秘祝之官欲以移過于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明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於乎文帝推是心也庶無愧哉

###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案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所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于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

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  
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至亥而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  
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為天統未者坤之  
初六林鍾為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為人統三統  
既正則還相為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也  
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  
卦九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  
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古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  
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為九  
九者老陽之能變者也二四為六六者老陰之能變  
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  
生少陽七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  
著之變而為卦者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  
十六鱗六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  
之數鯉者在地而能變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  
顯不可制畜故為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  
湖故為在地之能變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

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下从辜从幸  
辜改正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罪無辜禮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子之孤為負李陵答蘓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毋妻書又曰陵雖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辜負也蜀志劉備

傳曰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為辜負字不為失也前漢翟方進傳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權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初置駱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權辜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諂等交通州郡辜權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



同觀國 案此辜摧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為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訓迂矣摧與較同音而義亦通周禮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小子曰凡沈辜侯禳其牲羊人曰凡沈辜侯禳豐積鄭氏曰辜磔牲以祭也磔牲謂之辜者刑牲而用之猶刑有罪者故名曰辜也

魯惠公

啖趙春秋纂例魯十二公譜曰魯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其下注八字曰惠公三年平王東遷 觀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維皇邑歲

在辛未至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即位至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即位蓋周平王既立三年然後魯惠公立也又史記魯世家曰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隱公立蓋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立而東遷既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又案章衡編年通載曰周平王元年歲在辛未東遷維邑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立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立以此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啖趙纂例云惠

公三年平王東遷非也

學林卷之四

璽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

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

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

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

有紐文槃五龍璠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

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

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

宋

長沙

王觀國

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  
藍田玉璽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  
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為乘輿  
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  
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  
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實錄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  
四寸以玉為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沒為劉聰所得石  
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閔永和八年始  
歸于晉穆帝觀國案考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實錄

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  
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案前漢元  
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于軹  
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  
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  
舜既見太后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  
得傳國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  
璽授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案  
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

奉高皇帝璽綬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曰元符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虫魚篆方四寸上有螭蛟缺一角此即元后投璽於地缺一角者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璽非傳國璽

耳許慎說文曰璽王者印也從土所以主土籀文從玉為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傳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詔掌故朝錯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

誤矣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處為宓者誤也  
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處音不相  
通蓋處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為  
無義矣

###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鳴後於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  
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  
朝帝恠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  
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乃尚方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天下王棺于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  
土自成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觀國案春

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周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  
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  
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向得之于他書耳後漢  
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既曰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則  
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矣而本傳曰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  
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  
晉列為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

嘗考究耳今潭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  
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  
傳仙人王喬鍊藥于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  
志可考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  
僂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衍公侯喜筮之曰憂  
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公子  
僑歆來迎我也觀國案莽言子僑謂王子喬也而開  
僑字者前漢執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又  
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古  
注曰僑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僑二字通用也王  
莽云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意謂莽與王子喬同姓王  
殊不知王子喬乃靈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  
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之後者然而謂王子喬為姓  
王則不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  
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僑喬二字通用  
可知矣

### 黠齧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為齧伯齧者多饒積厚又曰  
齧齧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  
案黠從黑齧從重二字雖同音榻而義各不同玉篇

廣韻皆曰黠羊曼為黠伯也黠賾積厚也蓋羊曼為  
黠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賾是以顏氏推  
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弘之晉書用從賾之賾  
已為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修於羊曼傳用  
從黑之黠為不誤矣觀國案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  
顏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郝  
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卞壺為裁伯蔡謨為明  
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  
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以此觀之則黠者乃美  
稱是八儁之中居一儁也若如顏氏家訓所稱則饒

積厚與夫賾賾無賢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  
則豈容在八儁之列耶今案羊曼以任達顏縱好飲  
酒而得黠伯之名則黠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  
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案唐書常袞傳曰袞當國  
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  
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黠伯以其黠無賢不肖之辨云  
觀國考常袞傳謂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  
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廷之公論而以賄  
者不容于濫進非文字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  
用也為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也而史乃以黠黠

無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紊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釋黠伯之語而不知于堂<sup>常</sup>哀傳之意則不合也

### 梗桶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為版書神荼鬱壘於板而置于門謂之桃符即桃梗也戰國策言土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即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

為人形以其粗有人形<sup>亦</sup>畧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概者非初言其大畧耳世言桃可以<sup>板</sup>拔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捺索蒂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為人病今案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為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為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柔<sup>柔</sup>柔詩曰誰生厲<sup>皆</sup>皆至今為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儻人師訖設



桃梗鬱樞葦茨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樞壘二字通用之也俑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為芻靈者蓋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于生人觀國案古之葬者束茅為人馬之形謂之芻靈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為俑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尚忍于作俑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為臘觀國案高堂

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于

午終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于卯終于未

故木家以卯祖以未臘金盛于酉終于丑故金家以

酉祖以丑臘水土盛于子終于辰故水土家以子祖

以辰臘許慎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為臘則

誤矣漢火德故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厥

後為魏晉為南北朝為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春

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侯假道于虞以代虢宮之

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臘

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觀國案杜預言歲終祭衆神即

原惠文王俱類例  
為又惠字下脫  
丁字今添并句正

古<sup>周</sup>之蜡臘于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者也然而  
史記秦文惠王十二年初制臘祭即周之蜡臘也自  
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秦惠王  
之十二年既曰秦文惠王初制臘祭則宮之奇謂虞  
不臘者非臘祭矣非臘祭則杜預不當訓以為歲終  
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臘所謂不臘者  
言虞必亡不再見臘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祖  
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犯  
輶也又烝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行  
犯輶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犯輶遂驅之杜子春注曰

將出祖道犯輶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于道故餞行  
謂之祖道

###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  
查<sup>槎</sup>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sup>丈</sup>夫  
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sup>某</sup>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  
人也觀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查<sup>槎</sup>牛女相會  
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案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  
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言  
乘查<sup>槎</sup>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查<sup>槎</sup>上似

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觀國案史記漢晉天文書河鼓星隨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滯瀆上象無所根據唯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恠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禳書如荆土歲時記之類咸分門錄之初無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人避世之說曰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為故事案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得路而不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人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為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為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景寧元年正月匈奴虜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為景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

注曰王牆王氏女名牆字昭君闕氏音焉支如漢皇  
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闕氏後漢南匈奴傳  
曰王昭君字牆牆南郡人也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  
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  
臨時大會帝召五女以視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  
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  
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  
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  
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注文選曰昭君后  
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嘗令畫工圖宮  
人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于畫工王昭君  
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  
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  
帝怒殺畫工毛延壽觀國案前漢元帝紀曰王牆為  
闕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女名牆字昭君是也而  
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牆誤矣五臣注文選謂昭  
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單  
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牆掖庭為闕氏蓋單  
于請昏當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

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嫱為閼氏預  
選定也其禮儀息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為之  
也而後漢匈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  
自求之行又謂呼韓邪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  
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難于  
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嫱為閼氏者行婚禮  
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為閼氏耶漢既許婚  
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示之耶後漢匈奴傳  
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  
之事尤不可信案匈奴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  
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  
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閼氏乃披畫圖擇貌陋  
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于傳聞不可全  
信

匏

八音所謂匏于器為笙竽前漢歷律志曰八音匏曰  
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畫以瓠  
為笙竽之底而宿管于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  
之寶有曲沃之乘瓠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為笙底  
觀國案八音匏笙竽古制也而後世不復匏巧以木

為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器為祝敬若以木  
為匏則匏遂為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西川曰  
驃國獻樂器臯進樂器于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  
曰唯驃國得古制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匏而未  
有以真匏為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偏四方夷國耶

### 八陣

晉書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  
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  
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觀國案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  
然山銘曰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

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  
初為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爾蜀志注其  
言八陣圖形勢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案圖亦莫  
能辨如木牛流馬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  
右前後長短曲直度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  
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言一鷲者皆謂漢孔融薦禰  
衡之辭其寔出于前漢鄒陽傳曰鷲鳥累百不如一  
鷲孔融舉鄒陽之語爾世言萬頃陂而後漢黃憲傳  
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汪如萬頃陂後之學者案世  
說而稱萬頃爾魯褒錢神論有孔方之文故世謂錢

為孔方然其實出於前漢食貨志曰錢圜函方孟康注曰外圓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語爾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為李白事然其實出於晉桓溫北征鮮卑袁虎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年者為主

###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為秦將製筆自此始觀國案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為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亦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為趙簡子臣墨筆搯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潛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帑從系從巾則古以繅帛為之後漢蔡倫始用木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于杜康康能變其醞釀之法爾自伏羲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字學則字非始于蒼

頤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皆非事之始也

### 飲器

飲以老上單于所  
席  
今改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注曰飲器柝榼也晉灼注曰飲器席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觀國案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子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往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為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器貯血盟之酒以示盛禮也前漢張騫傳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顏師古注曰韋昭云飲器柝榼也晉灼曰飲器獸子皆非也柝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席子褻器所以澣便者也然則柝榼雖可以盛酒而不可以持以飲謂以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偶或云世言流落



當為留落觀國竊詳留落與流落不同蓋留落者留  
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案衛青傳曰諸宿將  
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  
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  
其用留落字宜矣杜子美寄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  
詩曰蒼茫城七十留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  
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  
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嘆其飄流  
零落之意則用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  
非有誤也

### 繩牀

繩床者以繩貫穿為坐物即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  
孟東野詩曰繩床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  
集不曉繩床之義乃改為承床誤矣古人稱床榻非  
特卧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床坦腹而食庾亮登  
南樓據胡床與佐史談咏桓伊吹笛據胡床三弄管  
寧家貧坐藜床欲穿陳蕃為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  
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  
踞據床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  
之類于床榻類中分坐卧混而編之亦誤矣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雇鴈鸚爾

雅曰春雇鵠鵠夏雇窈窈秋雇窈窈藍冬雇窈窈黃桑雇

窈脂棘雇窈丹行雇喑宵雇噴噴爾雅釋音曰雇

音戶玉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鴈鸚今以為雇僦字廣

韻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為雇賃字

然則雇字本非雇僦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

義無所考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

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

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或說當於山伐木聽使

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於

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顏師古

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

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

顧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

月出錢顧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今案前漢顧山用

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

固而雇本音戶為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  
為顧山顧僦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倩託僦賃  
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才也字本作賚亦作盡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觀國案前漢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為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賚則蕭何所主則非賚矣顏師古謂進為賚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

中陰目求推卽卽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尊  
幸日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  
當貧餓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  
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  
家觀國竊觀古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夢得傅  
說爰立作相商遂中興盖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使說  
不賢則高宗亦將因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夢鄧通  
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使得  
自鑄錢未為優也通既無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  
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帝憂相  
者之言賜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  
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身衣弋綈綈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敦朴為  
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廝役之才而賜大官  
得自鑄錢紊漢之法寵錫無功盖文帝為夢所悞也  
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為當時所切齒不甘徒以  
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吏籍沒  
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信讒  
而逐之乃加富貴於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此何耶

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  
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旦而日食晉侯夢大厲  
鄭妾夢蘭凡此皆托於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  
得說後世固不可蹈以為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  
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為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  
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願涉為王沈沈  
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觀國案字書  
夥音胡果切又音懷平切夥願之願當讀為懷平切

蓋夥願者楚人土語驚嘆夸大之聲也而班固於漢  
書乃削去願字唯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  
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  
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  
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床下扶持出武帝  
下車曰噉大姊何藏之深也語副車載入宮前漢外  
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觀國案字書曰  
噉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大喚之也而  
班固於漢書於乃削去噉字則不見其歎訝之聲矣  
史記甘羅傳曰奉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

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  
汝焉能行之觀國案去者叱使聽之聲至今四方人  
凡為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步字步  
蘓箇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於招魂之辭用之  
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為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還朝  
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意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荆<sup>荆</sup>五<sup>五</sup>方言謂父為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案字  
書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羗人呼父也  
又有奢<sup>奢</sup>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  
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  
謂之圯此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  
亦或用之孟東野詩曰儂是拍浪兒是也歛乃者湘  
楚人節歌聲柳子厚詩曰歛乃一聲山水綠是也禮  
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  
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  
助也故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  
欽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謂為姬語之助也  
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  
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  
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  
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為杵闕客詩  
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日而三  
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  
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焉  
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雄鷄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  
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  
反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  
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  
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書曰惟克果斷前漢  
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曰晝斷獄夜理書凡  
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亦皆音丁貫反矣其與段  
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春秋左氏傳  
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刑法志曰斷  
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音段諸音義亦皆音徒  
玩反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音義曰  
斷丁管反今考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貫反  
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斷斷二字皆俗書不可用

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亦為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祠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床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蕭琛為吳興太守至登廳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曰遷之于廟郡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太守居廳事無所害蕭惠明為吳興太守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

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日發背旬日而卒季安人為吳興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齊俄而牛死安人尋卒臨汝侯蕭猷為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觀國嘗聞先達言鬼崇之于人但侮其當



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必有不必君子通理但相其宜也耳後魏道武皇帝于甲子日出師有司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果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豹為鄴令投巫于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不信巫邪有萬世榮以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以為亂政刑于市而焚其神郡為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睦固字白兔軍屯地名射犬有巫誡曰將軍字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軍固不從遂戰死以此知魯參不入勝毋漢祖不留柏人避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為賊所攻凝之不設備惟持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敗遇害此又蔽於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敬自二三傳之至于萬而八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於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為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為劉氏所戮宋明帝以駟字似禍字改駟為馱又諱白字以為不祥而末年不競宋業遂

衰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走以為隋而煬  
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荼捨身而末年不能支  
梧侯景之亂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年壽  
幾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壽四十建平所言謂  
晝夜也晉恭帝紀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幾  
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纔一百二年璞所  
言婉而倒之以永其年也段成式記唐高宗初扶牀  
時戲弄筆乃亂畫紙角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  
不許傳外高宗宜為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  
隳唐室杜陽雜編曰唐宣宗問韓集朕得幾年天子  
集曰四十但十字挑脚而宣宗在位止十四年然則  
信讖兆溺祈禱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必為必者以  
不必為必惡能必哉

仵

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  
招魂曰長人千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  
言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  
仞又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䟽與音義皆  
訓云七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  
高數仞趙岐注皆云八尺曰仞尚書旅獒曰為山九

仞孔安國註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傳弔屈原賦曰  
鳳凰翔于千仞兮顏師古云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  
子虛賦曰長千仞大連抱賈山傳曰為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食貨志曰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云  
五尺六寸曰仞史記穰侯傳曰以三十萬之衆守梁  
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駙注引爾  
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廣韻曰七尺曰仞禮  
部韻畧曰八尺曰仞諸家之說皆不同觀國案周禮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八尺為尋  
矣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為仞耶然則  
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為仞則廣  
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為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  
等至澮則大矣其深少殺於廣理之當然也裴駙注  
穰侯傳引爾雅四尺謂之仞今爾雅無此文恐古書自  
別有爾雅若以四尺為仞則梁城七仞纔二丈八尺  
耳不應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為溝洫廣四  
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自溝達於洫自洫達於澮則澮最大也  
若以四尺為仞則澮深二仞纔深八尺乃于洫深八

尺同制為不合矣裴駰所引爾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天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是矣孟子用輒字者輒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輒字耳

###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觀國案古人以木為方用以寫書有當書于方者則謂之方書張蒼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者蓋張蒼為柱下御史也柱下御史所掌之事當書于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四方文書也若主四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為之辭而書之于方然後頒出故曰以方出之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此即四方文書也哲蔡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垂其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又曰謹連其事於左方凡此言方皆謂書其事

於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事於方耳古人  
寫書者有簡有策有籀有方有牘有札有槧有板蓋  
簡策籀皆以竹為之方牘札槧版皆以木為之簡有  
間以竹為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  
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掘塚  
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象  
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  
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為侯伯皆謂書  
其文于策也籀以竹為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  
操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為之柱下方書以方出  
之類是也牘以木為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也史記  
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  
簪筆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為之而薄小者前  
漢司馬相如傳曰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  
封禪事又郊祀志曰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  
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  
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書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  
可以垂久遠也槧以木為之可修削者玉篇曰槧削  
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為槧釋名曰槧版長三尺揚子

法言或問叔孫通曰繫人也注曰簡牘之人也西京  
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繫蓋言修削書也版以  
木為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而  
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土地論語  
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故簡牘  
以竹或木為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者持  
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為也至後世則或以縑帛  
寫書故紙字從系帛字從巾皆縑帛為之至蔡倫乃  
用木膚麻頭敝巾魚網以為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  
法玉為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為簡則謂之金簡以金  
為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文九錫文曰諸  
侯進爵受于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登舍簡  
之書得通天地之宜理周禮職金曰旅于上帝則共  
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  
十三年左氏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  
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

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  
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為龜寶元龜為  
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  
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曰名大龜為蔡  
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  
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耶觀國案蔡  
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亦猶冀多良  
馬天下命良馬為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為盧臣瓚  
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  
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  
法三百里而差簡

沴

許慎說文曰沴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沴氣也前  
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服  
虔曰沴官也如淳曰沴音疾義亦同後漢五行志曰  
氣之相傷謂之沴鄭康成曰沴殄也觀國案沴者相  
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為用則灾禍由之  
以生古之論五行者有六沴謂金沴木也木沴金也  
水沴火也火沴水也金木水火沴土也金木水火土

沴天也六沴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為之相  
違而沴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  
金沴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而木沴  
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愨則火不炎上而水沴火也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潤下而火沴水也思之  
不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金木水火沴土也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則五事皆失而金木水火土皆沴  
乎天也金沴木則木氣病春秋書雨木水太室屋壞  
之類是也木沴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九鼎震之類  
是也水沴火則火氣病春秋書水之類是也火沴

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是也金木  
水火沴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是也至  
于沴天則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亂  
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  
性相違而不相為用之驗也尚書大傳曰六沴之作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  
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  
受之鄭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  
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  
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



為日之朝隅中至月日政跌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為之際可不慎哉

### 牙衙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衙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觀國考書史言牙兵與衙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于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衙御史正衙彈奏是已有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衙兵其子謂之衙內國朝皇太子判開封牧謂之判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衙然牙衙兵衙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衙兵為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衙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牙衙蓋衙讀音語衙衙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陸德明曰衙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如淳曰衙音牙又官府謂之衙故玉篇曰衙叅也廣韻曰衙府也然則衙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于後耶

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  
甘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罌也古人  
多假借用字故以僭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僭石  
之祿揚雄傳曰乏無僭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僭石  
之儲皆用僭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又用  
擔字蓋僭擔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釋  
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僭為都濫反又謂一  
人之所負擔皆誤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  
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  
四鈞為石則石百二十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  
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然則甌石乃二物一  
甌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  
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禮牧人曰凡外祭毀  
事用龍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為甌龍作龍杜子春  
曰甌當為毀龍當為龍周禮音義曰甌丘例反揚子  
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平剛則甄柔則恆宋咸注  
曰甄破瓦又破罌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義曰  
甄五計切破罌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案爾雅釋器  
曰康瓠謂之甄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義曰甄音  
契以此知甄者瓦罌也揚子云剛則甄者太剛則有

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為甄事則于  
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考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  
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  
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毀事用尨者尨雜色  
不純也毀事謂毀除裁咎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  
尨二字于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甄事用龍  
則文義不通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別本周  
禮頗訛誤不可援以為據

###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繇詩

曰周原膻膻莖茶如飴毛詩皆訓曰茶苦菜也凡此  
茶字皆讀音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也良耜詩曰其  
鑄斯趙以薺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  
田器薺去茶蓼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闔都有女如  
茶雖則如茶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莠也周禮掌  
茶掌聚茶以供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着物也儀禮  
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  
其茶白也鄭氏注曰如茅莠之色凡此茶字亦讀音  
徒然皆茅莠也非苦菜也玉藻曰天子摺珽諸侯茶  
此茶字音舒乃琰玉也亦通茶耳考工記弓人為弓

子園去改常州  
以本

斷木必茶此茶字亦音舒義亦與舒同爾雅曰藁蔘  
 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遮反案字書曰芳葦  
 華也其別名為藁蔘苦方言不同耳爾雅曰檟茶苦郭  
 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  
 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曰苦茶此茶字  
 讀音宅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作搽俗作  
 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為茶下從木  
 非字法也書史汭襲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茶相避  
 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  
 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觀國案管夷吾摘山煮海以  
 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  
 飲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閱此當知唐  
 時以陽羨茶為第一也陽羨在浙江本州本朝建溪始盛  
 檟檟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海軍戒嚴應須  
 紫檟左右欲營辨辨琨曰元嘉初征謝誨有紫檟在匣  
 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觀國案諸字書無此檟字惟  
 類篇有檟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齎盛  
 鄭氏注曰故書表為爵爵表皆謂徽識也以此觀之  
 則紫檟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似徽識節旄者

是也周禮有故書者別本周禮也用𡗗字者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𡗗音義曰𡗗音瓢廣韻𡗗字音𡗗注曰亦作剽然則剽剽二字其寔一字也玉篇曰𡗗平表切物落也南史紫𡗗字從𡗗玉篇𡗗字從剽其寔亦一字也但音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假借音訓用之如𡗗之音表字也後漢輿服制曰佩刀皆以白珠鮫為𡗗口之飾案字書鏢字撫招切注曰刀劍銷<sup>鞘</sup>下飾也史用鏢字與字書不相應而其義則不異未為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不害於義者此類是矣若害於義則為不知類

###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馬曰路觀國案不言輅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鳶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鳶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唯天子所

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唯天子所居  
獨謂之黃屋圭者貴賤之所通執唯天子所執獨謂  
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于臣庶故也路  
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車輅字  
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  
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梁由靡御  
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公十六年左氏  
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杜預皆曰  
輅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  
也前漢婁敬傳曰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  
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輅胡  
格反案字書輅字胡格反輓車當冒橫木也然則本  
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揚雄校書天祿閣  
是也觀國案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  
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蟇章懷太  
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  
龍元武闕外鐘懸於玉堂及雲台殿前天祿蝦蟇吐  
水於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

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  
獸名也天祿閣亦曰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邈傳曰  
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  
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  
為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  
獸詩所謂副筭六珈者觀國案後漢輿服志又謂之  
天鹿則天祿為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官館多取禽獸  
以為名如白虎麒麟鸚鵡屬王之類皆當特指寔事  
而為名又加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於  
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  
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漢石貨志  
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天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  
閣義不同

切

坐俱應改正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  
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  
黃金塗白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干結反沓  
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元  
墀鈿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  
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鈿音口文選班固兩

都賦曰於是玄墀鉤砌玉階彤庭五臣注曰鉤砌鏤砌也觀國案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鉤切者案字書鉤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為鉤砌且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為砌非也五臣曰鉤砌鏤砌也鉤亦非鏤蓋皆訓之訛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办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蓋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唯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光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又明帝紀曰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它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千結切其義皆同也唯佛書一切音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雁墻

兩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



不徽年分侯

正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址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曰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寔唐接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盛莫比

欽或避宗禘

如婁教字又

瀆

唐書許欽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欽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

不沈本如世寫  
与沈同四字類  
又居

何哉教欽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案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于西而注乎東受它水而不為它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為它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為它水之所受許教欽宗乃言瀆獨也不曰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瀆為獨也四瀆正曰受餘水而不為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於海而欽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道流沈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流沈水東流為滂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為沈流去乃為滂也沈與沈同滂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為它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欽宗以為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岳鄭氏注曰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岳之匹或省文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鄭氏注曰四望五岳四鎮四竇也竇亦直  
通之意瀆與竇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  
或讀為四竇春秋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魯  
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預注曰句瀆之丘穀丘也釋  
音曰句音鈞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江說王  
豹于句竇之丘釋音曰竇音豆然則瀆竇二字通用  
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竇則四瀆或讀作四竇可  
知矣

服

禮記禘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  
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  
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餘喪之  
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  
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為父  
三年為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  
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  
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  
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  
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  
以計為三年也於禮為畧而於人子報親之心為不

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唯計母喪  
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又有父之喪唯計  
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於父母之喪未  
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矣諸父昆弟  
之喪尚不併日而計而况於父母之喪耶宰我問三  
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  
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紆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觀國案周襄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  
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母足恠者至於  
宰予日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為孔門上弟宜  
其守正不悖于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為久而疑之  
何其言之乖刺如此觀國案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  
民有終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  
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  
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

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又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于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予之賢而於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搏且又曰其上則有赤猿蠓蝶鵠鷺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巴且又曰其二則有宛鷓孔鸞騰遠射干史記於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於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書為是而史記為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觀國案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為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為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為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荃射干揭草苞并

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即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寔為兩物于文義為嫌焉矣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為菖以江為茝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揚倞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案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名豈不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程